

#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丁 煌

## 一 前 言

魏晉南北朝時代迷信流行，佞佛之風，固天下景從；而道家「符籙」、「丹鼎」之方術亦一時並盛。（註一）楊隋諸帝雖崇尚佛法，然亦頗好道。（註二）大業末，隋祚將移，中原羣雄紛製符瑞圖識，各假天命以誑惑黔黎，招徠士衆，遂成一時之風尚。

李淵、世民父子本非篤信道教，但受當時風氣之感染，乃製造符瑞以示天命所歸，並自攀爲老子之後，以增身價。但亦自知其僞妄，故既得天下，即不再言符瑞，且禁止之。可以下列三事爲證。一、高祖即位後，諱言「符瑞」之說，並直斥其虛誕不經。蓋懼其爲野心家所運用。二、世民與隱太子建成、巢（齊）王元吉鬭爭中亦造符瑞，故至獲勝而繼帝位，遂詔禁上奏符瑞。三、高祖與太宗曾屢次說明道家神仙說之虛妄不可信，據二人所遺之詩文及其他資料，可知高祖、太宗早期之思想比較傾向佛教，即位後對道教之提倡不甚積極，所造之佛寺遠較所立之道觀爲多；太宗更命大臣助譯佛經。道教在貞觀十一年以後方稍受唐室注重，乃因當時佛教聲勢超乎道教之上甚多，故用此策以平衡之。又因攀附老子，故不能過份冷落道教也。

太宗晚年貪圖長生不老，喜食丹藥，卒致殞命。但太宗所食因而致命之丹藥，乃得自「天竺婆羅門」而非道士。可知太宗崇道之心不篤。唐代道教所以始終不如佛教之盛，實與唐初高祖、太宗自始即未有計劃之倡導有關。唐代中葉以後，道教

之迷信及不近情理如故，因之聲譽更降。

。

## 二 隋末唐初圖讖之流行及運用

自古君主統御天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三）地位崇高，自不待言。六朝以來，圖讖流行，君主多親受符籙，以示天命所歸。君權神授，非人人皆可為之。天既授君主以牧民之責，黔黎亦必應惟命是聽。（註四）

隋煬帝驕奢淫佚，天下將亂，大業十一年（西元六一五年）遂有野心家製造圖讖歌謠，企奪君位。

「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姓李）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讖（註五），常面告之，冀其引決。」（註六）

李渾一家遂不免於難，成了煬帝迷信下被害者。一年多後，讖說迅速廣傳，而至「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註七）。同年煬帝幸江都，此時又有一首歌謠傳佈，而此歌謠首先為李密所利用，其後羣雄中李姓者皆相與附會。

「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註八）

時李密居於翟讓之軍中，他見機而作，即運用時人的迷信心理誑誘翟讓，使之從己。

「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懷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

：『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註九）

在李密與賈雄二人的設計下，翟讓於不知不覺中就範，「與密情好日篤」，甘心受其利用，最後反而推之為主。

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註一〇）

不久李密進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中有「讖錄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之句。李密可謂善於運用圖讖爲工具，遂其政治野心之人。又負其強盛，欲自爲羣雄盟主，乃致書呼高祖（李淵）爲兄，請合從以滅隋。高祖當然不願，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卑辭推獎，以驕其志。書有「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讖，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註一一）之句。不久李淵亦藉圖讖而自稱天命所歸。

義寧元年至二年（六一七至六一八）左右以太原爲中心而論，羣雄北有劉武周、西有梁師都、薛舉父子和李軌，東有竇建德，南有王世充、李密等。也多藉符瑞以自重，遂其叛逆之志。

舊唐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王世充

（義寧）二年三月……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千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指王世充）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王世充）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遷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望？」段達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發不違負。」四月假爲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

舊唐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竇建德

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宮設會，有五大鳥降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號爲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璽，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

唐高祖太宗對瑞符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舊唐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五李軌

李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也……曹珍曰：「常聞圖讖云：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豈非天命也？」遂拜賀之，推以爲主。……

舊唐書卷五十五列傳第五薛舉父子

史臣曰：「薛舉父子，勇悍絕倫……崇信妖巫，衆叛親離，其亡也，宜哉。」

當時迷信流行，圖讖符瑞充斥，羣雄並起，皆欲取隋祚而代之，遂以之爲政治號召之工具，用以愚弄迷信的人民，從而驅使他們效命，當是必要之手段。李密、王世充、竇建德、李軌皆稱天命所歸，淵父子自亦不能例外。不論李淵太原起義，是出乎本意抑或出自世民及旁人之慫恿。（今人李樹桐氏認爲係出自李淵之本意）（註一二）然數稱符瑞圖讖之資料，則十分可信。欽定全唐文卷一高祖皇帝「獻嘉禾教」一文中云：

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勳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糾合，復逢靈貺。出自興乎，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歟？顧循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註一三）

同書卷三「即位告天冊文」

……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邱，人神符瑞，幅湊微躬。（註一四）

由上可見李淵等亦僞造符瑞矣。舊唐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八武士彠。

……士彠嘗陰勸高祖舉兵，白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謂曰：「幸勿多言，兵書禁物。尙能將來，深識雅意，當同富貴耳……。」

李淵亦係有心人，雖許武士彠「當同富貴」，但勸其「幸勿多言」，蓋畏懼遭受煬帝之猜忌而獲罪也。

李淵、世民對符瑞讖說之運用，恐亦曾施於戰場，以鼓舞士氣。

舊唐書本紀第一高祖：

（大業）十三年（西元六一七年）……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

師次靈石縣，營於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高祖命旋師。太宗切諫乃止。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於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神不欺趙無恤，豈負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平霍邑。

高祖領兵攻打宋老生，恰逢下了二、三十天的大雨，至於「餽運不給」，軍心受到影響，可以想見。而高祖等設法安撫，亦是必然的。在糧食匱乏的情況下面臨大敵，爲穩定軍心的浮動，當然要給軍士們希望。雨何時停？凡人說的話怎能讓人相信？於是惟有僞託神的顯示，以安軍心，鼓舞士氣。

識說符瑞在唐初運用於政治上亦甚靈活。

舊唐書卷三十六志第十六災異：

武德三年（西元六二〇年）十月三十日，有流星墜於東都城內，殷殷有聲。高祖謂侍臣曰：「此何祥也？」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曰：「昔司馬懿伐遼，有流星墜于遼東梁水上，尋而公孫淵敗走，晉軍追之，至其星墜處斬之，此王世充滅亡之兆也。」

流星墜于東都城內，令狐德棻解釋爲「王世充滅亡之兆」，運用可謂靈活，唐初之崇道，係藉識說以示承天應運，而其符瑞多假老子託夢或顯示之方式以傳開，故李唐王室遂自視爲老子之後裔，實則其政治作用大於宗教作用多矣。杜光庭「歷代崇道記」云：（註一五）

皇朝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隋大業十三年感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唐公，汝來必得天下。』」至武德元年（唐會要作武德三年，見註四）晉州浮山縣羊角山著素衣（指老聃），戴金冠，乘朱駿白馬，令吉善行告神堯（指李淵）：「汝今得聖，理可於長安城東致一安化宮，而安道像，則社稷延長，天下大定。」善行辭：「見天子何以爲據？」太上曰：「但去有獻石龜者，可以爲信。」善行乃告晉州刺史賀君孝義。孝義遂將善行見秦王，具言神人現事。羣官拜慶。遂差左規衛師杜昂與善行於所現處設祭。太上又現，一如善行所言。以鞭指昂曰：「汝是何人？」昂曰：「是秦王使者。」太上曰：「我不飲不食，何用祭乎？」所有委曲，令人具知。昂還，言神人復現。秦王大悅，乃令昂將善行入京上奏。至京，立未定，果有邱州治中張達獻石龜。上有文曰：「天下安，子孫興，千萬歲。」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千萬葉。」遂入面奏。高祖大悅，詔授善行爲朝散大夫，賜物一百段，乃令通事舍人柳憲於羊角山立廟，復改浮山縣爲神山縣，羊山角爲龍角山。

太上又現，爲善行曰：「天子喜歡否？」對曰：「大喜。」又曰：「疑惑何事？」復對曰：「爲不知聖者姓名耳。」太上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氏號老君，即我也。我即帝之祖也。史記中有傳。亳州谷陽縣本廟有枯樹，再生爲驗。我已令周公旦領神兵助國家打劉黑闥，得四月節即破矣。孝義又令善行入奏，高祖乃勅善行馳驛往洛陽軍所宣勅示，諭至時，果平劉黑闥。四海大定，枯樹亦重生焉，乃改廟慶唐觀……。」

從上引可以看出唐初符瑞之運用多假託老子爲之。李唐皇室便攀附爲老子之後裔。（舊、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皆說李唐王室系出於老子。）因而貞觀三年當太史令傅奕與僧法琳發生了一場廢除或崇尊佛法激烈的大辯論時，法琳詆毀老子（註一〇）太宗便勃然而怒。詰沙門法琳詔（註一七）：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誹謗我祖禰，謗謗我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

於是將法琳流放益州。

從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隋末唐初識瑞的流行，是由於兩晉以來一般人的迷信，野心家欲取奪政權，多藉圖識符瑞以行之。李淵、世民父子起義太原，亦不得不設法運用符識，遂以老子爲祖先且僞託其顯現，用以安定民心，鼓勵士氣，作政治上的運用，以達其當皇帝的目的。

### 三 李淵世民對符瑞的忌諱

李淵、世民都會運用識瑞，但皆知其虛妄，而恐爲他人利用。及天下大定，乃不談識瑞甚且禁止，即基於此種心理因素



也。武士彠曾勸高祖舉兵，自進兵書及符瑞，高祖許其以後共享富貴，及平定長安後再談往事，即被斥爲「迂誕而取媚」。

#### 舊唐書卷八十五列傳第八武士彠：

初義師將起，士彠不預知。及平京師，乃自說云：嘗夢高祖入西京，升爲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黨也，以汝能諫止弘基等，微心可錄，故加酬効。今見事成，乃說迂誕而取媚也。」

武德九年（六二六），李世民與皇太子建成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鬭爭中，李世民亦會運用讖瑞。冊府元龜卷二一帝王部徵應

武德八年拜中書令（指太宗世民），嘗夜於嘉猷門側，見一神人，長數丈，素衣冠。呼太宗進而言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因不見。所居弘義宮中有一大池，嘗作佳氣，鬱然高數百尺，太宗心獨異之。至九年其氣轉盛，上屬於天。六月癸未，克定內難，立爲皇太子。萬機巨細，皆令取決。初，太宗爲秦王，高祖制詩云：「聖德合天地，五宿運珠見，和風撫世民，上下同歡宴。」帝於宮西造宅，初成，高祖送玉璽以至帝所。縉紳先生相謂曰：「詩及玉璽，蓋奉國之祥瑞者歟！」又有方士喬伏仁，善言符命，見建成、元吉俱有爭心，因謂所親曰：「秦王應天上錄，當爲元君，此二人乃驅除耳！」果如其言。鄆隱海陵之未發也，太史奏云：太白入南斗，秦王得天下，其鋒不可當！自非皇天眷顧，何以臻此？」

#### 舊唐書卷三十六天下下災異：

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晝見於秦，秦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

按太白經，天漢書天文志曰：「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高祖對讖瑞的作用，甚爲瞭解，故並未因而易儲，反以狀授世民，借此警告。因此而舉並未成功。及「玄武門之變」後，世民獲勝即位，是爲太宗，曾召傅奕賜食。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高祖武德九年：

上（太宗）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合吾福。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

以傅奕後來與太宗關係之密切，當時傅奕等很可能就是暗中以此手段助太宗爭儲位者。同書卷一九一唐紀七高祖武德九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年：

傳奕性謹密，既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之者。

武德九年八月九日太宗登上皇帝的寶座。九月壬子便下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

（見通鑑卷一百九十二唐紀八武德九年舊唐書本紀）後進而禁奏祥瑞。唐文卷四載太宗禁奏祥瑞詔：

昔自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儀感德，百靈效祉，莫不君臣動色，歌頌相趨。朕恭膺大寶，情深夕惕，每見表奏祥瑞，漸惡增懷。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政術。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以此而言，未為可請。自今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依舊表奏，自外諸瑞應奏者；惟顯在物色，目及出見處，更不得苟陳虛飾，徒事浮詞。

符瑞從東漢起至六朝大盛，唐初尚廣泛流行，故一時禁之不易。因此太宗首先闡明「安危在乎人事，吉凶係於政術」之道理。讓大家明白「若時主肆虐，嘉貺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徵不能致其惡。」並世掌握符瑞之運用，使之皆利於己。「已後麟、鳳、龜、龍大瑞之類」可以依舊表奏。以外小瑞，不能「苟陳虛飾，徒事浮詞。」自此以後終太宗之世，每年皆有符瑞之上奏（註一八）。其性質皆係與德隆政盛相輝映。貞觀十五年，太宗又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整理陰陽雜書，刊定可行者凡四七卷。資治通鑑卷一九六唐紀十二貞觀十五年：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書成上之；才皆為之敘，實以經史。……整理陰陽雜書，讖緯之書當在被整理之列。因此可以說完全控制了讖說符瑞，並使之成為鞏固政權，建立「君權神授」論的依據。他人藉此為「造反」的依據，則予嚴懲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紀十四貞觀二十一年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曰：「吾嘗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曰：「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



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頤俱斬西市，籍沒其家。

今人李樹桐氏在其「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註一九)一文中，認為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事變發生，太子建成被殺，太宗被立為太子而即帝位。其後為求天下後世的諒解，遂造符命並竄改史實，以解釋他的承襲帝位為合理合法。但其本人對符讖之說，實深感疑懼，蓋恐他人效尤也。故道書讖緯不利於己者必毀之，貞觀二十年焚三皇經(見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論(見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等(見法苑珠林卷六十九)可為一例。

#### 四 論高祖太宗的宗教信仰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李淵利用符讖且偽託為老子之後裔，以示承應天命，已述之如前。在此情況下的崇尚道教，與出自內心的信仰自不相同。李淵與世民二人皆非道教信徒，且對此種信仰實在不感興趣。但又不得不表示重視。其父子最初受佛教薰染極深。因而對於釋、道二教，其言論及思想往往首鼠兩端、矛盾互見，有時更以堯、舜、周、孔之道來自飾。茲分論之。

太原起義前，李淵之家庭與佛教之關係甚為密切。當李淵為鄭州刺史，其子世民尚是孩童，曾患疾，李淵為之入寺許願。稍癒，又刻石碑像行功德。「草堂寺為子祈疾疏」：(註二〇)

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因患，先於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損。今為男散造石碑像一鋪，願此功德，資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無災難，弟子李淵一心供養。

可見李淵早期是崇佛的。此外據筆記所記，他尚有方外之交智滿禪師。當太原起義前，李淵曾找他釋夢、占卜，「密話」以定大計。「洛中記異錄」夢徵條云：(註二一)

唐高祖神堯皇帝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忽夜夢身死，墜於牀下，為羣姐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密話之。滿即賀曰：「公得天下矣。」大驚，謂滿曰：「何謂也？」滿曰：「身死，是斃也。墜於床，是下也。羣姐所食者，是億兆之趨附也。人臣不直指天子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故曰：陛下。是至尊之像也，甚吉。」又曰：「貧道爲沙彌日，嘗攻易。今敢爲公占之」。及卦成，曰：「得『乾龍在天』。又帝王之徵也。」時太宗侍帝之側。滿又曰：「公子大人極吉。」又語帝曰：「此公子福無量，何憂天下乎？」帝與太宗俱大悅。帝至霍邑，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復曰：「吾事濟矣。」太宗拜于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果即位。乃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宅、業產並賜之，永充常住之寺。內見有圓夢堂及塑師與帝並在。

義興寺之建成在武德元年。宋僧志磐「佛祖統紀」(註三)載其寺之重營與太原起義有功有關。上引「洛中神異記」之作，者秦再思亦係宋人，皆能親見唐時所留存的興義寺，其記載應屬可信。此僧與李淵等既能「密話」，可知其與李淵過從之密。

李淵妻竇氏是建成、世民的生母，似亦信佛，今有一旁證，卽她死後，貞觀元年，其子世民捨舊宅爲尼寺以紀念之。「

### 捨舊宅造興聖寺詔」(註三)：

丹陵啓聖，華渚降祥。叶德神居，克隆鴻業。朕丕承大寶，奄宅域中，藉郊禋之處，仰惟樞電之祉。思園之禮既宏，撫鏡之情徒切。而永懷慈訓，欲報無從。靜言因果，思憑冥福。通義宮，皇家舊宅，制度宏敞，以崇神祠，敬增靈祐，宜捨爲尼寺。仍以興聖爲名，廉神道無方，微伸凱風之思。主者施行！

貞觀六年太宗又建宏福寺紀念其母，十五年在該寺施齋，爲其母之靈祈福。施齋願文中自稱菩薩戒弟子，可見其崇佛思想的濃厚。「宏福寺施齋願文」(註二四)：

皇帝，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諸佛、菩薩、聖僧、天龍、大眾。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羅侃宜，早嬰偏罰。追維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辟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方恨不追。怨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宏福道場，奉施齋供；並施淨財，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爲先靈，願心悟無爲，神遷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升寶殿。遊玩法樂，

逍遙淨土，永蔽法雲，嘗滄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

「惟以丹誠，歸依三寶」，故太宗的思想是傾向佛教的。從此可見他早期是受了家庭的影響。

高祖在位的九年當中，域內各地興建佛寺的數目遠超過道觀（註三五），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亦復如是。當時佛教的聲勢已駕乎道教之上。此點可證之於武德九年四月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高祖詔百官議其事，羣臣之中唯太僕寺卿張道源稱奕合理（註二六）。高祖亦因佛、僧、道士的苟避征徭而思加以抑制，竟因僧法琳的辯難，事遂不行。（註二七）從此可以看出當時佛教之盛與高祖崇道之非誠。（同年夏五月高祖曾下詔：「……京城留寺三所，觀一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見全唐文卷三），從「京城留寺三所，觀一所。」句，可見佛教聲勢確實在道教之上。）

高祖思想一面是傾向佛教，一面又因建國之初，曾利用符讖為政治號召，並攀附為老子之後裔，故不得不崇尊道教。因而武德七年踵繼前代之舉，釋奠國學，並集儒、釋、道三教，講論駁難，以求「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當時講論的席次以道士居首，論難而後溢美之辭，又必是儒士（註二八）這種莫衷一是欲作調人的矛盾心理，在這種狀況下是在所難免的。

太宗四十五歲左右尚是反對神仙之說的，同時他亦認為道教並不足取法，因此可以說他並非道教的信徒。他的反對神仙說的言論屢見於詩篇。例如：「帝京篇十首並序」（註二九）在序中便有「……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豐鎬可遊，何必瑤池之上乎！……」之句。太宗是重視實際而輕於幻想的人，他甚思有所作為，比美古代聖王的功業。他的「春日望海」（

註三〇）詩有「……之眾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圖王。」之句。又如：「望終南山」詩一首：

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出紅扶嶺日，入翠貯巖烟。疊松朗若夜，複岫闕凝全。對此恬千慮，無勞訪九仙。（註三一）

常人對此美景，或不免勾起對神仙的遐思，而不免有「猶希咽玉液，從此昇雲空，」（註三二）之想。然而太宗却吟「對此恬千慮，無勞訪九仙。」足見其不信神的存在。又如其「秋日」詩二首中的一首：（註三三）

爽氣澄蘭沼，秋風動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日岫高低影，雲空點綴陰。蓬瀛不可望，泉石且娛心。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蓬瀛既不可望，只以泉石娛心即可。又如其「三層閣上置音聲」的詩云：（註三四）

綺筵移暮景，紫閣引宵烟；隔棟歌塵合，分階舞影連。聲流三處管，響亂一重絃。不似秦樓上，吹簫空學仙。

他認為歌舞樓臺乃人間至樂，而不必一味學仙。他的觀念是神仙不能妄求，秦皇、漢武是可笑的：

（貞觀元年）十二月壬午，上謂侍臣曰：「神仙事本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遂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女數千人，隨徐福入海求仙藥。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歸，始皇猶海側踟躕以待之，還至沙丘而死。漢武帝為求仙，乃將女嫁道術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註卅五）

太宗的思想因早期受了佛教的薰染甚深，諸如他在位時屢立寺施齋為母祈福，並在昔日各戰場立佛寺以慰亡靈，（註三六）於諸州寺度僧五人宏福寺五十人（註三七），令有司差人寫經，官宦五品以上各給遺教經一卷，（註三八）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註三九）之賜頒，優禮玄奘（見全唐文卷四、五、六）等種種舉動。歐陽修因此在新唐書本紀第二太宗皇帝贊裡對他有：「……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所常為……」等語的批評，以其一代英主而多立浮屠係美中不足。當他在位時，百姓們信佛者居多，聲勢在道教之上。

貞觀八年上謂長孫無忌曰：在外百姓大似信佛，上封事欲令我每日將十箇大德，共達官同入，令我禮拜。觀此，乃是道人教上其事。（註四〇）

唐初佛教大盛，而為王室攀依為祖先的老子，其名號在貞觀十一年以前，反居釋後。時人皆習稱「佛老」或「釋老」。又當時稱「僧、尼、道士、女冠」，道士、女冠亦在後。貞觀九年、十一年先後詔令將之提升在前（註四一）太宗述其原因係「庶敦本之俗，暢於九有，尊祖之風，貽諸萬葉，告報天下。」（註四二）於是，貞觀十一年始予佛教以嚴重之壓迫（註四三）此時道教地位才稍見升高。同年七月修老君廟於亳州。舊唐書本紀第三太宗下：

（七月）丙午，修老君廟於亳州，宣尼廟（孔廟）於兖州，各給二十戶享祀焉。

然則此舉並非出自他真心信奉道教，抑佛係就經濟及政治著眼。又太宗常以堯、舜、周、孔之道的喜好者自居，認為佛道均不足取。資治通鑑卷一九二唐紀八太宗貞觀二年：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太宗是重實際講究天下之大利的人。深恐二教之有害於國。前書同卷高祖武德九年太宗元年：

上嘗謂突（傳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

太宗長孫皇后對佛道二教均無好感，或亦受太宗之影響。貞觀十年后疾重，太子承乾見其母醫藥備盡而疾不瘳，遂請其母准其上奏太宗，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冀庶護冥福，爲后所拒。

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太子不敢奏，私以語房玄齡，玄齡白上，上哀之，欲爲之赦，后固止之（註四十四）。

太宗之反對神仙思想，因其虛妄，反對道、釋二教，恐因其蠹國病民，可見其早期是頗爲奮發有爲的。貞觀十一年以後的壓抑佛教，即是恐其過盛導致政治與經濟的頹衰。

上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珣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珣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珣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珣終快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假餘息於熊羆，引殘魂於雀鷺，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珣踐履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下則屬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一惑。在乎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屨之所。乖棟梁之體，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瑣全無俊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註四十五）

他頗慮佛教的發展，會使得財富集中僧祇，因此有所謂「至於佛教，非意所遵。」之語。一反往日之大造佛寺之熱誠，其著眼點蓋在政治與經濟耳，非僅因欲尊祖而提升老子及道士女冠之地位也。太宗亦可謂以國家利益為重者。惜乎晚年貪圖長生不老之術，餌藥致疾因死。

（貞觀二十一年）春，正月，開府儀同三司申文獻公高士廉疾篤；辛卯，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上將往哭之，房玄齡以上疾新癒，固諫，上曰：「高公非徒君臣，兼以故舊姻戚，豈得聞其喪不往哭乎！公勿復言！」帥左右自興安門出。長孫無忌在士廉喪所，聞上將至，輟哭，迎諫於馬首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奈何不為宗廟蒼生自重！且臣舅臨終遺言，深不欲以北首夷衾，輒屈變駕。」上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哭，涕下如雨。及柩出橫橋，上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之慟哭。（註四十六）

兩年後的夏天四月裡太宗便逝世了，時年五十有二。

## 五 結 論

漢武帝以降，圖讖符瑞漸盛，逮王莽而至其極。斑彪「王命論」中所言符讖作用，係「矯意以止賊意」。而其後每至天下喪亂時，反而成為「倡亂者」的藉口。隋末羣雄，即因此紛造符讖，自示承受天命以問鼎中原。唐高祖師起太原，亦不例外，其所假託者，多為道家的符讖。故稱老子為其祖。以是建國之後不得不崇道教。但因李淵最初崇依佛教，故雖尊道教，並不積極提倡。太宗早期受家庭的影響而信佛，但在貞觀十一年以後開始壓抑佛教。究其原因，雖然因佛教之勢力駕乎道教之上，為了尊祖之故不得不提升道士、女冠之地位，而實則係以政治及經濟為其著眼點。他早期反對道教，並認為神仙之說



爲虛妄。在他與建成、元吉的爭爲嗣儲的鬭爭中，曾假符瑞爲奪嫡手段，但未成功。

他在位後知道識瑞的危險性，故加以控制，並修定陰陽五行之書。終太宗之世，並未信仰道教。晚年却因貪圖方士的丹術，致疾殞命。故武德朝九年，貞觀朝二十三年，三十二年中道教的發展始終未能超過佛教，而民間信仰佛教者居多。高祖、太宗表面上是會尊重道教的地位，但察其原因，仍是隋末製造符瑞，藉老子之授命，遂依附爲老子之後裔，不得不在形式上崇敬，其實並非所願。玄宗時張九齡有「奉和聖製謁元元皇帝廟齋詩」云：

興運昔有感，建祠北山巔。靈雷初締構，日月今悠然。紫氣尚鬱鬱，元元如在焉。迨茲事追遠，輪奐復增鮮。洞府香林處，齋壇清漢邊。吾君乃尊祖，夙駕此留連。樂動人神會，鐘成律度圓。笙歌下鸞鶴，芝朮萃靈仙。曾是福黎庶，豈唯味虛元。廣歌徒有作，微薄謝昭宣。（註四十七）

此詩中已隱約道出唐初崇道，因爲「興運昔有感」，於是「建祠北上巔。」實則唐初的製造符瑞是一種政治的手段，攀附老子其意亦同。今人不究其因，遂以唐初之崇道，緣於李唐皇室的攀附爲老子之後，此誠本末倒置，反果爲因之說也。（本文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並蒙業師傅秀實師批正，於此特誌謝意。）

## 附 註

註一：見冊府元龜卷二二帝王部徵應；卷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帝王部符瑞一、二、三、四；卷二六帝王部感應

見冊府元龜卷九二一、九二二總錄部妖妄一、二；卷九二八總錄部好丹術；卷九五〇、九五二總錄部咎徵一、二皆可見魏晉南北朝時人極迷信，符籙、丹術盛行。

註二：隋高祖及煬帝之迷信見北史卷十一、十二隋本紀上第十一、隋本紀下第十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七至一八三，隋紀一至七有載隋高祖、煬帝迷信之事實，注一各卷亦可參見。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註三：見詩經小雅北山。

註四：唐會要卷五十二，識量下：「開成三年，文宗御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宰相楊嗣復對曰：「漢武帝好以符讖之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符讖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意，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伸命符。治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見世界書局本宋、王溥撰唐會要中冊，九〇二頁）

註五：「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可見高祖亦極迷信（見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一八二隋紀六，煬帝大業十一年，世界書局本第九冊頁五六九五。）

註六：同上頁。

註七：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煬帝大業十二年，世界書局本第九冊五七〇八頁。

註八：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煬帝大業十二年，世界書局本第九冊五七〇九頁。

註九：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煬帝大業十二年，世界書局本第九冊五七一〇頁。

註一〇：新校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三隋紀七，恭帝義寧元年，世界書局本第九冊五七二一頁。

註一一：舊唐書卷五十三列傳第三李密傳引。

註一二：見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一文，大陸雜誌第六卷十期，民國四十二年四月臺北。

註一三：「獻嘉禾教」一文見欽定全唐文卷一高祖皇帝，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三；同書卷十太宗七「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亦有「……我

國家膺圖受籙……」一語。

註一四：李淵「即位告天冊文」見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三五頁。

註一五：歷代崇道記見道藏洞玄部（紀傳類）。五十八年八月藝文印書館影印北平白雲觀藏本。

註一六：釋法琳攻擊老子最烈之論為「辯正論」及「破邪論」。「辯正論」，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廣弘明集卷十三。另傳奕「上廢省佛僧表」及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並啓」二文可見同書卷十一。「破邪論」訛毀老子，法琳遭逐，死于益州，見矢島玄亮撰「支那佛道年譜」頁一

二，貞觀十三年條。

- 註一七：見全唐文卷，太宗三，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七七下至七八下。
- 註一八：見冊府元龜卷二一，帝王部徵應條，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二二六。
- 註一九：師大學報第六期，民國五十年，師範大學出版。
- 註二〇：「草堂寺爲子祈疾疏」見全唐文卷三高祖三，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三十六。
- 註二一：宋秦再思撰「洛中記異錄」見臺北新興書局影印抄本說郛上冊卷二十頁三七二下至三七三上。
- 註二二：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宋志磐撰（大正藏二〇三五，四九冊）
- 註二三：見欽定全唐文第九卷太宗六，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一一四頁。
- 註二四：全唐文卷十太宗七，滙文書局影印本第一冊一三四。
- 註二五：本文雖未列詳細的統計數字但查證「唐會要」、「新、舊唐書」、「全唐文」、「全唐詩」、「唐兩京城坊考」、「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僧寺部、塔部及道觀部」、「支那佛道年譜」等書，道觀興建少之又少，數目不能與佛寺比，可見李淵對道教並不甚誠心信仰。
- 註二六：新校資治通鑑注卷一九一唐紀七（高祖武德九年）記之甚詳，見世界書局本第十冊六〇〇一頁至六〇〇二頁。
- 註二七：見舊唐書卷一本紀第一高祖及矢島玄亮「支那佛道年譜」武德九年條，頁一二二，（東京森江書店昭和十二年九月發行。）
- 註二八：羅香林「唐代三教講論考」，商務印書館印行「唐代文化史」一六〇頁。
- 註二九：全唐詩第一函第二冊五三頁太宗皇帝，復興書局影印本。
- 註三〇：同前五六頁。
- 註三一：同上頁。
- 註三二：全唐詩第一函第九冊頁三四六張九齡題「與生公遊石窟山」詩句。
- 註三三：全唐詩第一函第二冊頁五十九。

註三四：同上頁。

註三五：舊唐書卷二本紀第二太宗上。

註三六：見欽定全唐文卷五太宗二「爲戰陣處立寺詔」，時爲貞觀三年事也，所造寺甚多，次年五月造畢。參見唐會要卷四十八寺，世界書局本

中冊頁八四九唐興寺條下。

註三七：「諸州寺度僧詔」全唐文卷八太宗五，復興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一〇九。

註三八：「佛道教經施行勅」，全唐文卷九太宗六，復興書局影印本第一冊頁一一七。

註三九：「答元英御製三藏序敕」，同上頁；「大唐三藏聖教序」，勅同冊卷十，頁一二九。

註四〇：唐會要卷四七議釋教上，世界書局本中冊頁八三六。

註四一：見支那佛道年譜，貞觀九年、十一年兩條。舊唐書、通鑑、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二〇三六、四九冊）皆載其事。

註四二：全唐文卷六太宗三。

註四三：見陳寅恪「武明空與佛教」一文中「楊隋之佛教信仰」一節，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刊之三「陳寅恪先生論集」頁三〇七，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

註四四：資治通鑑卷一九四唐紀十（太宗貞觀十年），世界書局本第十冊頁六二〇。

註四五：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紀十四（太宗貞觀二十年）同上冊頁六二四〇至六二四一；太宗「貶蕭瑀手詔」見全唐文卷八太宗五，滙文書局影

印本冊一頁一〇二。

註四六：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唐紀十四（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第十冊頁六二四四。

註四七：文星書店影印本古今圖書集成六二博物彙編神異典第二百十八卷（第三冊）道教部藝文二，頁一三一。

## 參考書及論文目錄

- 唐 李延壽 北史 (開明書店鑄版)
- 後晉 劉昫 舊唐書 (開明書店鑄版)
- 宋 歐陽修 新唐書 (開明書店鑄版)
- 宋 司馬光 資治通鑑 (世界書局影印新校注本)
- 宋 王溥 唐會要 (世界書局影印新校本)
- 清 徐松 唐兩京城坊考 (世界書局)
- 宋 王欽若 冊府元龜 (中華書局 一九五九年排印本)
- 清 陳夢雷 古今圖書集成 (文書書店影印本)
- 清 董浩 欽定全唐文 (滙文書局影印本)
- 清 曹寅等 全唐詩 (復興書局影印本)
- 明 陶宗儀纂 說郛 (新興書局據明抄本影印)
- 清 王浩、邵希曾輯 唐代叢書 (新興書局影印本)
- 唐 道宣 廣弘明集 (中華書局 四部備要本)
- 唐 溫大雅 大唐創業起居注 (繆荃孫光緒乙巳據黃堯圃鈔本校秘冊、津逮、學津等，叢書本所定新校本)
- 唐 杜光庭 歷代崇道記 (藝文印書館據北平白雲觀藏本影印道藏經 洞玄部紀傳類)
- 宋 張君房 雲笈七籤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正統道藏本)

唐高祖太宗對符瑞的運用及其對道教的態度

- 傅師樂成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 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 羅香林 唐代三教講論考（唐代文化史 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三年臺三版）
- 李樹桐 李唐太原起義考實（大陸雜誌六卷十、十一期 民國五十三年五、六月 臺北）
- 陳寅恪 武明空與佛教（史語所特刊之三「陳寅恪先生論集」 民國六十年五月出版）
- 李樹桐 唐高祖三許立太宗辨偽（師大學報第六期 民國五十年 臺北）
- 湯用彤 唐太宗與佛教（學衡七十五期）
- 傅勤家 中國道教史（商務中國文化史叢書）
- 傅勤家 道教概論（商務人人文庫）
- 方永祥 唐代皇室與道教關係之研究（景風雜誌十八、十九期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香港基督教宗教文化研究會出版）
- 日 小柳司氣太著 陳斌和譯 道教概說（商務人人文庫）
- 矢島玄亮 支那佛道年譜（東京森江書店 昭和十二年九月發行東京）